



盡心章句上

孟子卷第十三

趙氏注

盡心者人之有心爲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故以盡心題篇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性有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爲正人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善者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孟子起民注卷一三  
能存其心養育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無親惟仁是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貳二也仁人之行一度而已雖見前人或歿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道歿若顏淵壽若邵公皆歸之命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也

章指曰盡心竭性足以承天歿壽禍福秉心不違立命之道惟是爲珍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莫無也人之終無非命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爲

受其正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巖牆之下恐壓覆也盡修身之道以壽終者爲得正命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畏壓溺禮所不弔故曰非正命也

章指曰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牆之疑君子遠之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謂修仁行義事在於我我求則得我舍則失故求有益於得也

孟子起曰注卷十三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謂賢者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曰求之有道也修  
天爵者或得或否故言得之有命也爵祿須知已知  
己者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云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  
也

章指曰爲仁由己富貴在天故孔子曰如不可求從  
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物事也我身也晉謂人爲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  
物常有所行矣誠者實也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  
實而無虛則樂莫大焉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當自強勉以忠恕之道求仁之術此最爲近

章指曰每必以誠恕己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道者衆也

人皆有仁義之心日自行之於其所愛而不能著明  
其道以施於大事仁妻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察知  
可推以爲善也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爲自然不究其  
道可成君子此衆庶之人也

章指曰人有仁端達之爲道凡夫用之不知其爲寶  
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

人不可以無所羞恥也論語曰行己有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爲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也

章指曰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爲憂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恥者爲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爲也今造機變穿陷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道也取爲一切可勝敵也宜無以錯於廉恥之心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不恥不如古之聖人何有如賢人之名也

章指曰不慕大人何能有恥是以隰朋愧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勳顏淵慕虞舜仲尼歎庶幾之云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

樂善自卑若高宗得傳說而稟命

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

何獨不然何獨不有所樂有所忘也樂道守志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

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亟數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堯舜之道不致

孟子起民注卷十三  
敬盡禮可數見之乎作者七人隱各有方豈可得而  
臣之

章指曰王公尊賢以貴下賤之義也樂道忘勢不以  
富貴動心之分也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  
人不知亦囂囂

宋姓也句踐名也好以道德遊欲行其道者囂囂自  
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

句踐問何執守可囂囂也

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尊貴也孟子曰能貴德而履之樂義而行之則可以  
囂囂無欲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  
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窮不失義不爲不義而苟得故得己之本性也達不  
離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志謂賢者  
不遭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立於世閒不失其操  
也是故獨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善天下也

孟子起民注 卷十三 五  
章指曰內定常滿囂囂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遊修身立世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實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凡民無異知者也故須文王之化乃能自興起以趨善道若夫豪傑才知千萬於凡人者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身正行不陷溺也

章指曰小人待化乃不邪辟君子特立不爲俗移故稱豪傑自興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附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益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欲然不以足自知仁義之道不足也此則過人甚遠矣

章指曰人恃富盛莫不驕矜若能欲然謂不如人非但免過卓絕乎凡也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謂教民趨農役有常時不使失業當時雖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若亟其乘屋之類也故曰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謂殺大辟之罪者以坐殺人故也殺此罪人者其意欲生民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

孟子起民注卷十三  
章指曰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無怨讟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霸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也殺非不教故殺之人不怨也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畜繁息無凍餓之老而民不知獨是王者之功修其庠序之教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爲之者言化大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世能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故言與天地同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曰使成人知其小補益也

章指曰王政皞皞與天地同道霸者德小民人速覩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聲樂聲雅頌也仁言之政雖明不如雅頌感人心之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使民不違上善教使民尙仁義心易得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孟子注疏卷之三  
七  
畏之不逋怠故賦役舉而財聚於一家也愛之樂風化而上下親故歡心可得也

章指曰明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所能甚也知亦猶是能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少知

愛親長知敬兄此所謂良能良知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人仁義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爲善者無他達通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推之天下人而已

章指曰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恕乎己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

舜耕歷山之時居木石之間鹿豕近人若與人遊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

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舜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處聞人一善言則從之見人

孟子注疏卷之三  
一善行則識之沛然不疑若江河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

章指曰聖人潛隱辟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小同舜之謂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無使人爲己所不欲爲者無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每以身況之如此則人道足也

章指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人所以有德行智慧道術才智者在於有疢疾之人疢疾之人又力學故能成德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此卽人之疢疾也自以孤微懼於危殆之患而深慮之勉爲仁義故至於達也

章指曰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粱難正多用沈溺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事君求君之意爲苟容以悅君而已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悅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天民知道者也可行而行可止而止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大丈夫不爲利害動移者也正己物正象天不言而萬物化成也

章指曰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此四科優劣之差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天下之樂不得與此三樂之中兄弟無故無他故不愧天又不怍人心正無邪也育養也教養英才成之以道皆樂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重言是美之也

章指曰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賢人能之樂過萬乘孟子重焉一章再云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廣土衆民大國諸侯也所樂不存樂行禮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所性不存謂性仁義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大行行政於天下窮居不失性也分定故不變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

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四者根生於心色見於面晬然潤澤之貌也益視其背而可知其背益益然盛流於四體四體有匡國之綱口不言人以曉喻而知之也

章指曰臨蒞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尙不與存仁義內充身體履方四支不言蟠辟用張心邪意溺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不同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益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益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已說於上篇

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

天下有若文王者仁人將復歸之矣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

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爲畜產之本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者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章指曰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凍餒二老聞之歸身自託衆鳥不羅翔鳳來集亦斯類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易治也疇一井也教民治其田疇薄其稅斂不踰什

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不可勝用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水火能生人有不愛者至饒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

民皆輕施於人何有不仁者也

章指曰教民之道富而節用畜積有餘焉有不仁故

曰倉廩實知禮節也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大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所覽大者意大觀小者志小也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瀾水中大波也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容光小郤也言大明照幽微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

不達

盈滿也科欲也流水滿欲乃行以喻君子學必成章乃仕進也

章指曰閔大明者無不照包聖道者成其仁是故賢者志大宜爲君子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蹠盜蹠也蹠舜之分以此別之

章指曰好善從舜好利從蹠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趣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楊子楊朱也爲我爲己也拔己一毛而利天下之民不爲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己樂爲之也

子莫執中

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者也

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執中和近聖人之道然不權聖人之重權執中而不知權猶執一介之人不得時變也

孟子趙氏注卷十三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所以惡執一者爲其不知權以一知而廢百道也

章指曰楊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子行止惟義所在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

飢渴害其本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強甘之

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爲利欲所害亦猶飢渴得之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人能守正不爲邪利所害雖謂富貴之事不及逮人

猶爲君子不爲善人所憂患也

章指曰飢不妄食忍情抑欲賤不失道不爲苟求能無心害夫將何憂

孟子曰桺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大也桺下惠執弘大之志不恥污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

章指曰桺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可無否以賤爲貴也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有爲爲仁義也仞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喻有爲者

孟子趙氏注卷十三  
中道而盡棄前行也

章指曰爲仁由己必在完之九軻而輟無益成功論之一簣義與此同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性之性好仁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也假之假仁以正諸侯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五霸若能久假仁義譬如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真有也

章指曰仁在性體其次假借用而不已實何以易在其勉之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丑怪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人臣秉忠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卽立君宿留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閒乘利篡心乃生何可放也

章指曰憂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有焉凡人志異則生篡心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孟子起氏注卷十三  
詩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謂之素餐世之君子有不耕而食者何也

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君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子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爲不可以食祿

章指曰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過者化何素餐之謂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齊王子名墊也問士當何事爲事也

孟子曰尚志

尚上也士當貴上於用志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言志之所尚仁義而已矣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爲仁義欲知其所當居者仁爲上所由者義爲貴大人之事備也

章指曰人當尚志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

食豆羹之義也

仲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為廉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孟子以為仲子之義若上章所道簞食豆羹無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人當以禮義為正陳仲子避兄離母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敘何可以其小廉信以為大哉章指曰事有輕重行有小大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未之聞也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問皋陶為士官主執罪人瞽瞍惡暴而殺人則皋陶如何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孟子曰皋陶執之耳

然則舜不禁與

桃應以為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邪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乃受之於堯當為天理民王法不曲豈得禁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應問舜為之將如何

孟子卷之三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蹠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孟子曰舜視棄天下如捐棄敝蹠蹠草履可蹠者也敝喻不惜舜必負父而遠逃終身訢然忽忘天下之爲貴也

章指曰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虞舜之道趨將如此孟子之言揆聖意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儀體聲氣高涼不與人同還至齊謂諸弟子喟然歎曰居

尊則氣高居卑則氣下居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人與王子豈非皆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如是也

章指曰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猶王子殊於衆品也

孟子曰王子宫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言王子宫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子若彼高涼者居勢位故也況居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

孟子卷之三  
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埳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

章指曰輿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是以居仁由義盎然內優胷中正者眸子不眇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恭敬貴實如其無實何可

虛拘致君子之心也

章指曰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實者謂敬愛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

形謂君子體貌嚴尊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

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踐履居之也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後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色主名尊陽抑陰之義也

章指曰體德正容大人所履有表無裏謂之柚梓是

以聖人乃堪踐形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

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大長久欲減而短之因公孫丑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既不能三年喪以朞年差愈於止而不行喪者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

紵戾也孟子言有人戾其兄之臂為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之為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悌勿復戾其兄之臂也今欲行其朞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丑曰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傅為請之於君欲使得行數月喪如之何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孟子曰如是王子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止況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譏之也

章指曰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思減其日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朞之故譬以紵兄徐徐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教民之道有五品

有如時雨化之者

教之漸漬而沾洽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

私獨淑善艾治也君子獨善其身人法其仁此亦與教法之道無差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申言之孟子貴重此教之道

章指曰教人之術莫善五者養育英才君子所珍聖所不倦其惟誨人乎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丑以爲聖人之道大高遠將若登天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令彼凡人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大匠不爲新學拙工故爲之改鑿廢繩墨之正也羿不爲新學拙射者變其彀率之法也彀弩張嚮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思用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彀弩而不發以待彀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卑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

之也

章指曰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弘道丑欲下之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者也

章指曰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變流從顧守者所慎故曰金石獨止不殉人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也言國君之弟而樂在門人中宜答見禮而夫子不答何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挾接也接己之貴勢接己之有賢才接己長老接己嘗有功勞之恩接己與師有故舊之好凡恃此五者而以學問望師之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滕更有二焉接貴接賢故不答矣

章指曰學尚虛己師誨貴平是以滕更恃二孟子弗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

孟子起民注卷十三  
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已棄也於義所不當棄而棄之則不可所以不可而棄之使無罪者咸恐懼也於義當厚而反薄之何不薄也不憂見薄者亦皆不自安矣不審察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悔而退之必速矣當翔而後集慎如之何

章指曰賞僭及淫刑濫傷善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是以季文三思何後之有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

物謂凡物可以養人者也當愛育之而不加之仁若犧牲不得不殺也

於民也仁之而弗親

臨民以非己族類故不得與親同也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先親其親戚然後仁民仁民然後愛物用恩之次也章指曰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

知者知所務善也仁者務愛賢也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愛衆人先愛賢



孟子趙氏注卷一三  
使治民不二三自往親加恩惠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尚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總麻小功之禮放飯大飯也流歎長歎也齒決斷肉置其餘也於尊者前賜食大飯長歎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耳言世之先務舍大譏小若此之類也

章指曰振裘持領正羅維綱君子百行先務其崇是以堯舜親賢大化以隆道爲要也

盡心章句下

孟子卷第十四

趙氏注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梁魏都也以用也仁者用恩於所愛之臣民王政不偏普施德教所不親愛者并蒙其恩澤也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則有災傷加所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好戰殺人故孟子曰不仁哉

公孫丑問曰何謂也

丑問及所愛之狀何謂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

孟子起民注卷十四  
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孟子言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死亡於野骨肉糜爛而不收兵大敗而欲復戰恐士卒少不能用勝故復驅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之殉從也所愛從其所不愛而往趨死亡故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子死焉

章指曰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此魏王以戒人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彼此相覺有善惡耳孔子舉豪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上伐下謂之征諸侯敵國不得相征五霸之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不得其正者也

章指曰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文反正征伐誅討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書尚書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聞于上帝甫刑曰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

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爲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逸書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鬪殺人血流春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也

章指曰文之有美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非獨書云詩亦有言崧高極天則百斯男亦已過矣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夷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此人欲勸諸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罪好仁無敵四夷怨望遲願見征何爲後我已說於上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革車兵車也虎賁武士爲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贅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百乘也武士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各欲令武王來征己之國安用善戰陳者

章指曰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是

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故云罪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梓匠輪輿之功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矩不以成器也

章指曰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仁雖誦憲籍不能以善善人修道公輸守繩政成器美惟度是應得其理也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糗飯乾糲也袵畫也果侍也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及為天子被畫衣黼黻絺繡也鼓琴

以協音律也以堯二女自侍亦不佚豫如固自當有之也

章指曰阨窮不憫貴而思降凡人所難虞舜所隆聖德所以殊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知其重也一聞者我往彼來聞一人耳與自殺其親何異哉

章指曰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是以君子好生惡殺反諸身也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古之為關將以禦暴亂譏閉非常也今之為關反以征稅出入之人將以為暴虐之道也

章指曰修理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式程懼將為暴故載之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雖妻子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也使人不順其道理不能使妻子順之而況他人乎

章指曰率人之道躬行為首故論語曰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周達於利營苟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年不能殺之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邪世不能亂其志也

章指曰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伯夷季札之儔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子公染指魴羹之類是也

章指曰廉貪相殊名亦卓異故聞伯夷之風懦夫有

孟子趙氏注卷十四  
五  
立志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不親信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空虛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敘泯亂無善政以教人農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不足

章指曰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爲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爲急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不仁得國者謂若象封有庠叔鮮叔度封於管蔡以親親之恩而得國也雖有誅亡其世有土丹朱商均天子元子以其不仁天下不與故不得有天下也章指曰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以善終不能世祀不爲得也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

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丘十六井也天下丘民皆樂其政則爲天子殷湯周文是也

得乎天子爲諸侯

得天子之心封以爲諸侯

得乎諸侯爲大夫

孟子趙氏注卷十四  
得諸侯之心諸侯封以爲大夫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爲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犧牲已成肥腴梁稻已成絜精祭祀社稷常以春秋之時然而其國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也

章指曰得民爲君得君爲臣民爲貴也先黜諸侯後毀社稷君爲輕也重民敬祀治之所先故列其次而言之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

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聖人之一槩也

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頑貪懦弱鄙狹也百世言其遠也興起志意興起也非聖人之行何能感人若是諭聞尙然況於親見勳炙者也

章指曰伯夷柳下惠變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道性善 卷十四  
能行仁恩者人也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

章指曰仁恩須人人能弘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遲遲接淅注義見萬章下首章

章指曰孔子周流不遇則之他國遠逝惟魯斯戀篤於父母國之義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論語曰君子之道三我無能焉孔子乃尚謙不敢當君子之道故可謂孔子爲君子也孔子

所以厄於陳蔡之間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厄也

章指曰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貉姓稽名仕者也爲衆口所訕理賴也謂孟子曰稽大不賴人之口如之何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審己之德口無傷也離於凡人而爲士者益多口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愠于羣小



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孔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  
叔之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大雅緜之篇曰肆不殄  
厥愠殄絕愠怒也亦不隕厥問隕失也言文王不殄  
絕畎夷之愠怒亦不能隕失文王之善聲問也  
章指曰正己信心不患衆口衆口誼譁大聖所有況  
於凡品之所能禦故答貉稽曰無傷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  
昭

賢者治國法度昭昭明於道德是躬化之道可也今  
之治國法度昏昏亂潰之政也身不能治而欲使他  
人昭明不可得也

章指曰以明昭闇闇者以開以闇責明闇者愈迷賢  
者可遵譏今之非也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閒不  
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高子齊人也嘗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  
術孟子謂之曰山徑山之領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  
不止則蹊成爲路爲閒有閒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  
生而塞之不復爲路以喻高子學於仁義之道當遂  
行之而反中止比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

章指曰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身當常被服舍  
而不修猶茅是塞明爲善之不可倦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

高子以為禹之尚貴聲樂過於文王孟子難之曰何以言之

曰以追蠡

高子曰禹時鐘在者追蠡也追鐘鈕也鈕擘齧處深矣蠡蠡欲絕之貌也文王之鐘不然以禹為尚樂也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孟子曰是何足以為禹尚樂乎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之禹在文王之前千有餘歲用鐘日久故追欲絕耳譬若城門之軌齧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力使之然乎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

公馬足以稱賦

章指曰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追蠡未達一隅孟子言之將啟其蒙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棠齊邑也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時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為夫子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可復言之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馮姓婦名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善士者以善

搏虎有勇名也故進以爲士之於野外復見逐虎者  
攫迫也虎依陬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婦恥不如前  
見虎走而迎之攘臂下車欲復搏之衆人悅其勇猛  
其士之黨笑其不知止也故孟子謂陳臻今欲復使  
我如發棠時言之於君是則我爲馮婦也必爲知者  
所笑也

章指曰可爲則從不可則凶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  
時逆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已必有害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  
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

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解倦則  
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  
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觸情從欲而求可  
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  
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性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  
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  
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知知賢達  
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  
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

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聖人亶亶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

章指曰尊德樂道不追佚性治性勤禮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勸戒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

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見孟子聞樂正子爲政於魯而喜故問樂正子何等人也

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樂正子爲人有善有信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善信之行謂何

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己之所欲乃使人欲之是爲善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己乃謂人有之是爲信人不意不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是爲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輝是爲大人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爲聖人有聖知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爲神人人有是六等樂正子能善能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

孟子趙氏注卷十四  
章指曰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應下一科是以孟子爲之喜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爲違禮楊朱之道爲己愛身雖違禮尙得不敢毀傷之義逃者去也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之也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旣入其苙又從而招之苙蘭也招胃也今之與楊墨辯爭道者譬如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蘭則可又復從而胃之大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罪之亦云大甚

章指曰驅邪反正正斯可矣來者不綏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爲過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

征賦也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興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爲衣也縷紘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斯養之役也

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君子爲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竝此三役更發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若竝用二則路有餓殍若竝用三則分崩不振父子離析忘禮義矣

孟子起民淫 卷十四  
章指曰原心量力政之善者繇役並興以致離殍養民輕斂君子道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者殃必及身

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地也使民以時民不離散寶人民也修其德教布其惠政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侯之珠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

章指曰寶此三者以爲國珍寶於爭玩以殃其身諸侯如茲永無患也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盆成姓括名也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於齊孟子聞而嗟歎曰死矣盆成括知其必死

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也

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孟子答門人言括之爲人小有才慧而未知君子仁義謙順之道適足以害其身也

章指曰小知自私藏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所聚勞謙終吉君子道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

孟子趙氏注卷十四  
館舍也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  
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  
之屨也

屨扉屨也業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也置之窗牖之上  
客到之後求之不得有來問孟子者曰是客從者之  
屨屨匿也孟子與門徒相隨從車數十故曰侍從者  
所竊匿也

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

孟子謂館人曰子以是衆人來隨事我本爲欲竊屨  
故來邪

曰殆非也

館人曰殆非爲是來事夫子也自知問之過  
夫予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  
之而已矣

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  
不追呼來者亦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  
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異心也見館  
人言殆非爲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答之

章指曰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雖  
獨竊屨非己所絕順答小人小人自咎所謂造次必  
於是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

人皆有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愛皆令被德此仁人也

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人皆有不喜爲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爲謂富貴也抑情止欲使若所不喜爲此者義人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人皆有不害人之心能充大之以爲仁仁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穿牆踰屋姦利之心也人既無此心能充大之以爲義義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爾汝之實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既不見輕賤不爲人所爾汝能充大而以自行所至皆可以爲義也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餽取也人之爲士者見尊貴者未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見可與言者而不與之言不知賢人可與之言而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人也是皆趨利入邪無知之人故曰穿踰之類也

章指曰善恕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取



孟子起民注卷十四  
人不知失其臧否比之穿踰善亦遠矣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言近指遠近言正心遠可以事天也守約施博約守仁義大可以施德於天下也二者可謂善言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胷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身正物正天下平矣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芸治也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責人治求人大重自任大輕

章指曰言道之善以心爲原當求諸己而責於人君子尤之況以妄芸言失務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堯舜之體性自善者也殷湯周武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民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人動作容儀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

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

死者有德哭者哀也

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經行也體德之人行其節操自不回邪非以求祿位

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爲名也性不忍欺人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君子順性蹈德行其法度天壽在天待命而已矣

章指曰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修身俟終堯

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魏魏然

大人謂當時之尊貴者也孟子言說此大人之法心

當有以輕藐之勿敢視之魏魏富貴若此而不畏之

則心舒意展言語得盡

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

仞八尺也椽題屋雷也高堂數仞振屋數尺奢汰之

室使我得志不居此堂也大室無尺丈之限故言數

仞也

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

極五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侍妾衆多至數百人

也

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

般大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從車千乘般于遊

田也

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

哉

在彼貴者驕佚之事我所恥爲也在我所行皆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何爲當畏彼人乎哉章指曰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爲爲之寶玩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養治也寡少也欲利欲也雖有少欲而亡者謂遭橫暴若單豹臥深山而遇飢虎之類也然亦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謂貪而不亡蒙先人德業若晉欒黶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者衆也

章指曰清淨寡欲德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招福濁者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

羊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嗜羊棗父沒之後惟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之故問羊棗孰與膾炙美

孟子曰膾炙哉

孟子趙氏注卷十四  
言膾炙固美也何比於羊棗

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孟子言膾炙雖美人所同嗜獨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也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之也

章指曰情禮相扶以禮制情人所同然禮則不禁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焉故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孔子居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不忘其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何爲思魯之狂士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獯乎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獯者能不爲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獯次善者故思之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孟子趙氏注卷十四  
萬章曰人行何如斯則可謂之狂也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也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爲人蹠踔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曾皙曾參父也牧皮行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爲狂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嚶嚶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

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屑絜也不絜污穢也旣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汚行不絜者則可與言矣是獯人次於狂者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

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恨之獨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賊德故也

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孟子趙氏注卷一四  
萬章問鄉原之惡云何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  
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孟子言鄉原之人言何以是嚶嚶若有大志也其言行不顧則亦稱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爲空自踽踽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爲生斯世但當取爲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爲合衆之行媚愛也故闒然大見愛於世也若是者謂之鄉原也

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萬子卽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章言人皆以爲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爲賊德何爲也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孟子言鄉原之人能匿蔽其惡非之無可舉者刺之無可刺者志同於流俗之人行合於汚亂之世爲人

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若似廉潔為行矣眾皆  
悅美之其人自以所行為是而無仁義之實故不可  
與入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以為有德故曰德之賊  
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  
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  
亂朱也

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莠莖葉似苗佞人詐  
飾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淫人之聽似  
若美樂紫色似朱赤也鄉原惑眾似有德者此六似  
者皆孔子之所惡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經常也反歸也君子治國家歸其常經謂以仁義禮  
智道化之則眾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倉廩實而知  
禮節安有為邪惡之行也

章指曰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為上狂獯不合似  
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  
化於己子率而正孰敢不正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  
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  
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而知之謂輔佐也通於大

賢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閒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  
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閒變  
故衆多踰聞前聖所行追而遵之以致其道言難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伊尹摯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  
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故二人等  
德也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大公望散宜生則見  
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大公望呂尙也號曰師尙父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  
也呂尙有勇謀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故以  
相配而言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  
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  
有乎爾

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人之閒必有大賢  
名世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爲遠而無有也鄒魯  
相近傳曰魯擊柝聞於邾近之甚也言已足以識孔  
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旣不遭值聖人若伊尹呂望之  
爲輔佐猶可應備名世如傳說之中出於殷高宗也  
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



孟子起日注卷十四  
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無有也則亦當使  
爲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怨之辭也

章指曰天地剖判開元建始三皇以來人倫攸敘宏  
析道德班垂文采莫貴乎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閒  
雖有此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  
孟子以無有乎爾終其篇章斯亦一契之趣也

孟子篇敘

孟子篇敘者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也孟子以  
爲聖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爲上故以梁惠  
問利國對以仁義爲首篇也仁義根心然後可以大行  
其政故次之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  
也政莫美於反古之道滕文公樂反古故次以文公爲  
世子始有從善思禮之心也奉禮之謂明明莫甚於離  
婁故次以離婁之明也明者當明其行行莫大於孝故  
次以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也孝道之本在於情性故  
次以告子論情性也情性在內而主於心故次以盡心  
也盡己之心與天道通道之極者也是以終於盡心也

孟子走且注卷十四  
篇所以七者天以七紀璿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  
故法之也章所以二百六十有一者三時之日數也不  
敢比易當期之數故取其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  
法之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  
施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文章多少擬  
其大數不必適等猶詩三百五篇而論曰詩三百也章  
有大小分章賦篇篇趣五千以卒其文無所取法猶論  
四百八十六章章次大小各當其事亦無所法也蓋所  
以佐明六藝之文義崇宣先聖之指務王制拂邪之隱  
括立德立言之程式也洋洋浩浩具存乎斯文矣

趙太常孟子章句已列于十三經注疏中顧章指既遭  
刊落注文復有竄易則已失邠卿之舊矣益都李南澗  
司馬獲宋槧本于京師謀付諸梓而齋志以歿乾隆庚  
子冬厥弟文濤欲遂其兄之遺志乃與楊孝廉峒段茂  
才松苓重加讎校訂其闕譌而安邱韓上舍岱雲唱始  
剗刪益之都人士復損費以助之時余妹壻安邱令葛  
容齋吳來在郡邸余語之曰邠卿竄跡北海窮愁著書  
此固青齊之遺籍亟宜表揚者也乃相與鳩集梓人董  
成其役而記其原起如右乾隆辛丑孟夏益都縣知縣  
錢唐周嘉猷謹記

漢人注經辭義簡質率皆釋所難知略其易見獨趙邠  
卿孟子章句隨文訓解爲說頗詳其書可不須疏而明  
也今所傳孟子正義題孫宣公撰而宋史儒林傳言甯  
與邢昺杜鎬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  
論語爾雅義疏初不及孟子藝文志有孟子音義亦無  
正義嘗合二書考之正義卽用音義元序稍有增改二  
書旣出一人豈容自相蹈襲其可疑者一也削去章指  
篇敘而疏首此章言云云皆刪括章指爲之其間協韻  
之語每致乖違其可疑者二也習見之書漫爲援引事  
涉隱僻卽不復辨釋如求全之毀注舉陳不瞻赴難事  
非禮之禮注舉陳質拜婦事疏皆妄意史傳幾同射覆

其可疑者三也則困學紀聞引朱子云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書不似疏者信矣右趙氏注足本十四卷孫氏音義二卷休寧戴吉士震從館書錄副以畀益都李南澗先生蓋卽毛斧季借鈔正定梁玉立相公宋槧本也南澗攜之桂林踰歲卒官未及授梓頃聞同縣曹子仲孺言益都諸君子將募刻焉岱雲以鬻田之直爲出半資又得兩縣茂宰捐俸助之乃克蕝事竊惟邠卿避唐氏之禍匿孫賓石家著書複壁中而千數百年元本變亂之後復有吾輩與觀剗剗其事蓋非偶然孫賓石墓在縣西南牟山之側擬於山下度地爲雙廟竝祀孫起二公他日祠成當度板其內附識數語以爲息

壤云乾隆辛丑如月晦日安邱韓岱雲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